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

天津徐世昌

實齋學案

乾嘉閒休寧高郵諸儒相與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覈度
數寢流爲支離破碎實齋獨伸六藝皆史之旨條其義例
比於子政辨章舊聞當時闡寂近數十年翕然宗之述實

齋學案

章先生學誠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生而質
魯賦稟瘠弱少入塾從同縣王浩學日誦百餘言猶亟亟不赴
程已而日親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從山陰劉文蔚童鈺游習
聞叢山南雷之說熟於明季朝政始末縱覽子史自具識力知

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札記以俟參攷久之
洞明著作之本原嗣游朱竹君之門遍覽其藏書與名流討論
講貫益審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
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交餘姚邵二雲務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
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東原江都汪容甫同爲兵備所敬
禮而所學異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
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
之大皆所以爲史也嘗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
立三書議畢尙書沅總督湖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多異議先
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清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
湖北通志亦非其舊矣其敘校讐通義謂校讐之義自劉向父
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

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

唐志尙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

所可推者

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

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

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

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

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

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
自為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
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先生文不空作探
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撰通義數十萬言於古今學
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立論多前人所未發視唐宋文體夷
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天門諸志皆得體要嘉慶辛酉先
生卒時年六十四病中以藁寄蕭山王宗炎為次日錄道光壬
辰次子華紱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
卷近吳興劉承幹又輯遺藁增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
通志檢存藁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藁一卷外編十八

卷統名曰章氏遺書

參史傳 譚廷獻撰
傳 章氏遺書目

文史通義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旣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

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旣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

詰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

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
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
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
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
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
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
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
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
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

十二章皆不名經

佛經皆中國繙譯竺二書無經字

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

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做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立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旣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

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
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
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
竹帛以授之其人

說詳詩
教上篇

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

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
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
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
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
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
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
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
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

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卽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旣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卽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

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詳易教篇

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

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

何在乎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駟有卦見輟耕錄皆諧韡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

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

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

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

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

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

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

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

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

秋者蓋亦多矣其閒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

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為

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耳諸家

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

十六國春秋之類

或避其名而擬

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

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苟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

啓閉其門戶饗飡取給於樵汲旣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

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制祇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

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眾人斯爲聖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

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

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
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
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伊惠
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
其般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
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
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
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
也孔子集伯夷伊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伊惠且無
伯夷伊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
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

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孔子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

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
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
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
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於無可復
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
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
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旣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
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夷齊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
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
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義
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

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
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
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
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然而非聖人故欲如是以求異於前
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
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
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
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爲生民未
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得毋阿
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也然而
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賢而下其言不
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竝引其言以謂知足知聖

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
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
之不得不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
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
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
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
由晦也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
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
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

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

清傳學卷九十六
三
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旻號泣也
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
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
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
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
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
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
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
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
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
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

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旣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傅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之所由隱也夫見亦謂之則固賢於日用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

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靡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

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闕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

但既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
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
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
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
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
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
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
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
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
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
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

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者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功德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遡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

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
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歎抑揚
之致哉但溺於文辭之末則害道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
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
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
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會子真積力久則
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
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
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

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

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伯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

清傳學案卷九十六
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

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

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
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
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
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
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
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
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
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
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

傅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
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
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
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
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
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
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
稟而不能無倣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
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倣夫某官之掌卽先

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
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
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
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
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
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
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
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
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
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旣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旣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

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沈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未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

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旣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旣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子之形似必繁密而陸王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

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

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狼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鬪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

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未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褻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拌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峰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

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厯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卽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厯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拌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

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沈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

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
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
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
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
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
舌之閒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
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
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
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
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
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
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二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立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

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
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
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
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
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
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
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
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
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
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
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
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

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
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
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
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
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
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
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
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
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
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
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

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
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診
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
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
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
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
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
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
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
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
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

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
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
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
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
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
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
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
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
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
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
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

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
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
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
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
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
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
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
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
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
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
書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

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人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

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鑿悅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

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輦悅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

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
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
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
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
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
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
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
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
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
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攷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
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

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

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

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

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

篇

漢書謂之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

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

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

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

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

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

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駟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

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旣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

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閒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敍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攷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旣散詳二變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餼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攷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

鑑舉要攷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

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攷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校讐通義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

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

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

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
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
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
輯之體旣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
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
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
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
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
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
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
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
三十五
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厯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

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
旣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
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著錄之下則
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
術之一端矣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
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
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
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
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
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

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
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
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
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
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
矣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
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
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
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
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
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

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敍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古人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
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
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
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
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
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
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
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
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
矣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

班固自注非顏

也注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

漢書作孫卿子鶡冠

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
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
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
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
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卽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
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
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
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
法以故校讐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盾樵又無詞
以自解也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
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二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

易篆石經鄭玄尙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

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
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
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
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
資爲用譜牒與厯律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
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
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
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
其類蓋亦廣矣

別類敍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
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
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旣次於經師之

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閒取其發明而已
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
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
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
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
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
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

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

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有所著
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
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

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

滄傳星卷九十六
四
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

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立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

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於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尙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立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尙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

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遣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讐之要義矣願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見奇書祕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胙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

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袤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

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日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讐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漸啟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

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祕之謂也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眾手爲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旣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

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
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讐之良法歟
古人校讐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
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
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
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尙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
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尙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
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
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
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
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

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讐家所當厯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祕之所不逮歟

附錄

先生與戴東原論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及汾陽縣志及見先生和州志例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先生則謂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又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

文史通義外篇三

先生謂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會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徵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比也

文史通義補篇

先生作書朱陸篇後云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

物有合時好以爲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

固不知戴學者矣

文史通義內篇一

王宗炎曰實齋地產霸材天挺史識學古文於朱笥河太史沈

雄醇茂過於其師尤長攻難駁詰之文班范而下皆遭指摘自

謂卑論仲任俯視子玄未免過詡平心而論夾漈之伯仲也所

撰和州志永清縣志簡核可傳爲畢秋帆尙書撰湖北通志謝

蘇潭侍郎修史籍考皆未就遺文數百篇及文史通義方志略

例校讐通義稿存予家生平不好吟詠臨沒寄余題隨園詩話

持論甚正

兩浙輶軒錄補遺

臧鏞堂曰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

偉論閎議又復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

丙辰山中草跋

清傳學案卷九十一
案丙辰山中草見原

鈔本為先生原書目

徐樹蘭曰先生於經文大義不為苛妍殊於時流凡所論箸皆

胎原周官脈法春秋歸魂太史以復官師聯事之規與汪容甫

之言若合符節

文史通義跋

實齋交游

戴先生震

別為東原學案

任先生大椿

別見東原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為南江學案

周先生永年

別見南江學案

汪先生中

別為容甫學案

王先生念孫

別為石臞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為北江學案

劉先生台拱 別爲端臨學案

吳先生蘭庭

吳蘭庭字胥石歸安人乾隆甲午舉人稽古讀書多所纂述嘗以宋吳縝著有五代史記纂誤因更取薛居正舊史參核益以昔賢緒論并時人所正及者錄而次之爲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又有五代史記考異讀通鑑筆記南雪草堂集

參史傳

周先生震榮

周震榮字箕谷嘉善人乾隆壬申舉人歷官安徽直隸知縣多惠政擢永定河南岸同知覃研經學尤致力於三禮在官未嘗一日廢學實齋游畿輔一見如故及宰永清延聘修志徵採文獻躬親其事故實齋纂錄得實一洗方志之陋相與論文將託著述以期不朽一時文學之士聞風過訪往復討論實齋稱其

縣衙乃如名山講社云著有周禮萃說四十二卷歷代紀元表若干卷兩漢三國姓名記二十卷正名十卷又養蒙術及文集

詩彙

參章氏遺書周篋谷別傳嘉善縣志

文集

上李觀察書

昨章進士來仰知閣下將撰史籍考此不朽盛業也康熙中朱氏彝尊作經義考三百卷毛氏奇齡歎爲洋洋大觀奇齡目空今古非妄許人者朱氏此書初名經籍存亡考經之籍繁矣史實倍之朱氏去今又五六十年好學之士如林豈無志于是者而缺焉莫繼則才不逮力不足也今聖天子稽古右文特開四庫館山巖屋壁之書昔人懸千金不得者盡獻于朝煥然炳然兩曜合璧五星聯珠開闢以來未之或有也閣下博聞強記過

于朱氏藏書至十餘萬卷又官通州去京師近館閣中經師碩
學皆以文字相交天待閣下不爲不厚閣下自命不爲薄矣史
籍考體例自宜略依經義考然經義考亦有未盡醇者歷代藝
文志有小學一門爾雅三倉訓詁一例之書也乃有爾雅無字
書韻書則小學不備經學有經解一門而經解有專門之解有
通經之解今專經之解如杜預何休通經之解如劉向許慎俱
著于錄而班固白虎通之等亦經解也因書名無經解字輒輕
刪去又何以獨載劉氏七經小傳之流乎諸如此類雖不足爲
朱氏病然亦後人考鏡得失之林已著述之必先定體例猶造
車之先定矩宣溝洫之必準耜耦也史部分類十七肇自隋志
大綱大法于是乎在目錄文集二門俱始唐志史鈔一門始于
宋志皆前事之師也史有大原史有專官自黃帝六史以來經

傳凡屬史書一門無論有書無書均宜考訂名之曰古史列于正史一門之前乃史學大原也至于史官建置劉氏知幾考証已詳自唐以來亦須徧考編于各類之末以昭職守經史子集分列四庫由來舊矣然史所賅極廣有宜採于經于子于集兼及類書者文中子云聖人述史有三詩書春秋是也今按春秋尙書俱是史學綱領其後漢魏春秋漢魏尙書乃得有所統宗周官爲職官之祖儀禮爲儀制之祖禮記爲記傳之祖莫非史學淵源詩經觀政考俗所關殊大其後選家大部因詩存史之篇當埒其下諸經旣關於史則本經白文卽當著于錄而經義已有其書但注詳經義考以見相爲表裏之意至經注經學諸書已歸經部無煩重見此其采于經者也取裁于子部者如呂不韋春秋韓非儲說關於記事之篇不可不立法參取小說尙

入子部今宜取以入史部以說部附之野史雜記明末諸人中
有違礙犯忌諱者列其名注明應燬未燬字樣以歸醇正類書
向入子部宜采有原委者如博物典彙經濟類編之等入故事
門金石錄石墨鐫華之等舊歸子部技藝門宜改入目錄一門
取裁于集部者如漢唐宋元諸家之碑碣記傳狀誄乃史氏傳
記一門之要刪必取摘篇卷著于錄以成大觀凡文集中詔誥
奏議舊歸集部者宜采篇卷入故事門新唐書志有文史一門
論史諸書皆入集部殊非通論宜取論文諸書有論史者概入
史評之下其史評一門如劉知幾史通劉餗史例之等專論體
例者也尹起莘發明劉友益書法之等發揮義例者也汪克寬
考異吳縝新唐書五代史糾繆之等專于考訂者也宜將文史
一門分別巨綱細條別爲史評一門史評之外又有史學如司

清儒學考卷九十六
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伏虔應劭諸家漢書注之等宜做經義
考別出本經自爲史學一門以上諸條記憶所及如此未足盡
史籍考之體例也

史籍考之體例也

史籍考之體例也

學弊於徇世久矣志決科者相鬪以浮靡趨習尙者相剽以口
耳乾隆甲辰孫郎圻我之自出也與我季子以斨年皆十有四
將學爲文於是桐鄉孝廉葉先生家琬教之四載矣孝廉曰圻
誦九經以斨十一經略能通大義懼其心未之有得則其天易
汨汨其天世將有以誘之而入於徇也予其以國語國策荀卿
莊周韓非之文利導浸淫之決科者聞而斥之孝廉勿顧如是
者一年時則有一二古學之士記醜言誇獵譽公卿閒傳聞所
及蟻附鸞飛一聲音之訛一偏旁之細鉤距周內累百千言爾

雅說文之書車不勝載牛不勝汗也聞孝廉之說猶然笑曰是其篤於時者與十年木可計乎枯魚肆可索乎或以告孝廉孝廉憮然曰學不可有所徇也媚今而蔑古徇也竊古而欺今徇也徇之弊其蘖爲媚其流爲欺其究爲竊庸濫制藝昏夜穿墉之竊也僞託古人禦人國門外之竊也是皆無得於心以自汨其天而蝨賊于學者也我徒也可賊哉或曰子不欲二孺子決科乎如功令何孝廉曰是予之所以遵功令也四子書雖後出虞夏殷周四代之治法心傳于是乎在猶影也猶響也于易得陰陽于書得政事于詩得性情于三禮得制度典章影必隨于身響必根于聲得其身得其聲有不能繪其影與響者乎或曰何以又進以國語國策荀莊韓也孝廉曰學不可有所徇也古之人尙矣其傳者未必皆我心之所安其傳而遵于世者未必

卽吾心之所近督其不近者使之近強其不安者使之安是希
文王之聖而以昌歟廢稻梁慕曾皙之風而以羊棗易膾炙病
已且夫毀譽之來眩其外利鈍之形搖其中雖百倍人之資成
功且不能及半況中材以下本無所以自通者哉子未見二孺
子之文乎彼其得於天者同乎異乎予分而授之予順其天而
不益以人孺子之得心也易予之施教也逸或曰國語國策是
已何取荀莊韓之文爲孝廉曰周衰文倣官失其守諸子爭鳴
各思以其學之自得者易天下春秋以前道在上故物曲人官
傳述者姓氏春秋以後道在下故文章學術授受者竹帛其文
不賅不備邪正相雜往往裂于先王之道然持之有故出之有
本窮乎達乎無充無絀其有主宰存焉國語數典必追其祖荀
卿勸學必歸大分禮之教也國策抵掌陳詞揣摩時勢古者行

人聘問專對之遺也莊周寓言假象易之教也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指歸于賞罰秋官士師司刑之一隅也未數小技造端必于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師承則不能利用千古故醫家有黃帝素問農家有神農野老皆足以法後世況諸子之識其大而心知其意者乎告者唯唯而退圻以所述孝廉之言以告震榮請記孝廉之言於圖後

案實齋作庚辛之閒亡友列傳爲侍朝胡士震沈棠臣陳以綱唐鳳池樂武錢詔徐薌坡張羲年顧九苞羅有高曾慎凡十有二人弟子之可攷者止主定州講席有童子孫鍾親受小學爲實齋所契鍾後以應試不遇就雜職著述無聞附紀其名

實齋私淑

姚先生振宗

姚振宗字海槎山陰人生實齋百年之後慕其學說著漢書藝
文志考證隋書經籍志考證又補後漢書三國志兩藝文志乾
嘉時同里章逢之宗源先著隋書經籍考證僅傳史部先生又
正其失實事求是其諸作皆足補前人之未逮卓為目錄學大

宗參繆荃孫
撰文學傳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終

清儒學案卷九十七

天津徐世昌

東壁學案

孔子曰多聞闕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劉子玄
乃有疑古惑經諸篇東壁實事求是推闡發揮其義視子
玄較純生乾嘉之世未與休歛諸賢相接循其軌轍殆殊
塗同歸歟述東壁學案

崔先生述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父元森字燦若號閭齋歲貢生精
研儒書北方自孫夏峯宗姚江之學遠近信從閭齋獨恪遵紫
陽尤服膺當湖陸清獻之書躬行以求心得先生乾隆壬午舉
人選授福建羅源知縣武弁藉海盜邀功誣商船爲盜前後平

反凡數十人署上杭以闕稅贏餘充緝盜公費回任羅源革弊俗修文廟爲諸生講學於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眞僞舊說之是非娓娓不倦未幾投劾歸卜居彰德閉門著述成書三十餘種曰考信錄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易卦圖說一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無聞集四卷知非集三卷小草集五卷桑梓文獻志二卷水木本源志二卷大名水道考一卷大怪談一卷桑梓外志口卷涉世雜談一卷菽田贍筆二卷菽田雜錄二卷菽田瑣記二卷菽田贅語二卷見聞雜記四卷知味錄二卷其自序

考信錄謂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
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
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於是厯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為主
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
言咸闕其謬而刪削之山陽汪文端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
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七

履和撰
行略

考信錄提要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孔子之
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卽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
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

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別其是非真僞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爲紙檢閱較前爲易但魏晉之際俗尙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沈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僞造古文尙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爲固然不之怪也雖聞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稊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誤者或爲文以辨之或爲書以正之或作傳注以發明之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

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僞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尙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言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

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爲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搃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麻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爲己嘗親見之者余雖尙幼未見麻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惟食旣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卽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麻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卽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游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

日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
言以爲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
安從而信之周道旣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
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爲其事
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尙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
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眞僞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
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旣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
考其所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
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
紀通鑑綱目前編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
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況於傳注又

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尙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衛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尙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

也而近世類書以爲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
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爲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
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闔之事載爲
顏淵闔我所爲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
尙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
者爲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恆所殺者爲宰予雖聒而與之語
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
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爲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
哉故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爲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
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爲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
遂以爲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爲必伊尹
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爲必此

清儒學案卷九十一
五
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
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
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爲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
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
爲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
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
不自知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
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
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
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
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僞而後世論者

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
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之人亦必如是
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
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
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
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
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
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
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卽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
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攜有重貲
旣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
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

海傳星名九十一
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以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招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牀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

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入矣又有無是事
有是語而遽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緯而
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
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衛
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
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
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
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
也況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
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
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
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
遂妄爲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羲仲和仲爲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
說遂誤以爲御車之御謂羲和爲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
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爲浴日
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
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
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親結其禰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爲娥而誤
以爲婦人又誤以占爲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
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爲實要已誣古

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聞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卽禘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

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鉤命決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尙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呼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識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識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

莫能爲之解也已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爲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誠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

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特世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刺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卽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證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爲實乎故今爲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爲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爲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卽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廬容齋隨筆云俗閒所傳淺妄之書

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綫得第三女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

於今無從一一證其舛誤耳然亦尙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徵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爲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尙幼而世乃以爲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爲司寇聽國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爲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爲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

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贗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爲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鶡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爲淵博若六經爲藜藿而此書爲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誤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閒隔此特漢人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自

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驚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尋無踪皆以淵明所言者爲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冤始白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則以爲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爲昭君嫁時之所彈矣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羣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

必皆以爲實誰復知其爲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爲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爲定案惟宋朱子閒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旣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爲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尙可勝道哉故余爲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爲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謫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

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真之故也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爲其書累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爲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誤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爲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爲之說日記商制也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妣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妣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妣也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嬀其姊戴嬀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姊聲已其妹隨姊嫁者稱姊也而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爲姊稚婦謂長婦爲妣誤矣必曲爲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誤乎鄭

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爲周禮一爲
殷禮不則以一爲士禮一爲大夫禮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
使兩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
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
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
爲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
也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而東周
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故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
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
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
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誤
也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春秋傳鄆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眾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復以兩軍當鄭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誤顯然易見者按後文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然則是郤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於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襄二十七年傳齊慶封聘於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汜祭使工爲之賦茅鴟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誤且叔孫旣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踰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爲者鄭之

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爲蒐除也復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誤不然前旣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爲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於諸傳記中爲最古然其失猶如是則他書可知矣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縢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易其文者僞撰列子者誤以爲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爲尤甚亦不足縷辨也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爲肅宗或以爲宇文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爲趙需或以爲何儒亮耳必盡以爲

清信學案卷九十一
十四
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爲實也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謬於事理者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爲說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爲十年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爲卒於十月乙亥則卒於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爲尸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爲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

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
啟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註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
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蘄其說之通者亦復不少如堯典
之四岳注者誤以爲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
皋陶爲申命以治水明農爲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
誤以爲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爲觀兵以序
之度孟津爲有月日而無年矣凡茲之誤其類甚多展轉相因
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
所由誤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歎也故今爲考信錄
悉本經文以證其失并爲抉其誤之所由庶學者可以考而知
之而經傳之文不至於終晦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強不知以爲知則必弃其所知者而濬之是故無所不知者非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之不失真韓文考異閣杭蜀本互有異同石本亦有舛誤宋祁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爲不知夫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爲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閱雲谷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云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頭之爲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之未爲大失也強以意度之而屬

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里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證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較蘇集則蘇集誤以慕容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誤也然其誤尙如此況二千年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較者乎故今爲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盜闕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仿古哥定汝諸窯之式造之旣成擇其佳者埋地中踰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爲眞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醫煙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

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畀之人咸以爲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註雖不盡是然亦未嘗盡非而王肅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記諸子之文僞撰古文尙書孔子家語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復遇劉焯孔穎達者不學無識妄爲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僞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爲經輒不敢復議名之爲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卽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爲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煙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西漢人也而

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術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爲也而嫁名牛僧孺碧雲馭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爲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僞亂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爲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謫之而不復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最易爲其別名爲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爲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爲其僞託之聖言也故余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知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僞者自不能亂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自明以來儒者多闢象山陽明以爲陽儒陰釋而罕有辨尙書家語之僞者然吾謂象山陽明不過其自爲說之偏而聖人之經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見決事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僞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爲所誣而不能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爲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僞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僞撰蓋逸嘗以草示蘇明允云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僞然後聖人之真可得豈可盡信以爲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僞造者之能惑世也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

之以爲古之聖賢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稱陳成子有齊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爲孔鮒所作也而其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於莊周孔鮒明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嘗謂自漢以後諸儒功之大者朱子以外無過趙岐過之大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刪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爲邪說所亂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棄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僞尙書喜其新奇驟爲崇奉穎達等復從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

清信堂卷九十一
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己也乃尊
周官爲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靖康亡國之禍而
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
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買菜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集
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文甚
明而好事者復別訂有外集此何爲者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
朱侍講校訂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獨用方
本益大顛三書但欲明世閒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
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案
外鈔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
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謬如

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
可見此書妄也由是言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
負於古人可矣不必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爲
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
至於聖人誦此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爲未足而參以晉人僞
撰之家語尙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復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爲
孔子集語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真與贗而但以多爲貴
嗟乎是豈非買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閩時嘗閱一人文集皆其
所自訂者其序有云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死
而有知必爲厲鬼以擊之嗚呼爲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
者痛心切齒而爲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爲考信錄寧
缺毋濫卽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而不肯使

海傳學案卷九十一
五
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爲厲鬼所擊也已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孟子固嘗言之至闕宮之荆舒是懲莫我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涓子髡莊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卽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游田而以爲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爲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爲如此遂率筆記爲如此正如蔡氏

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爲益從未稱爲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爲實哉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臺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復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刪削然尙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爲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爲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傳以己意者乃鄭康成亦信而註之

因而學者羣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爲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
學官迨唐復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
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
傳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
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
爲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爲四書其後學者亦遂
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
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註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
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趙註
以爲太王之名朱註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
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

沿用舊說顯然可見豳風鴟鴞篇傳采僞孔傳之說以居東爲東征遂以此詩爲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峯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太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爲必無誤也卽朱子所自爲說亦閒有一二誤者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而論語甯武子章註云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爲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誤者亦勢也所

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
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爲朱子
諱其誤也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尙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
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
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捷
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
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
也管仲之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歷詆鮑叔牙賓須無
之爲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
民至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禘之禮爲祭
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

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爲譏而趙氏
獨以禘爲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
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
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
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
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
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
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
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
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
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
來問我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詩識者已

清信堂身卷九十一
三
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託始於春秋嗟夫嗟夫
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
日懸扁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扁上字以驗之然皆自
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
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
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
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扁尙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
者何也嗟乎數尺之扁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
之聞人言爲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爲大誤也史記樂毅傳
云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惟獨莒卽墨未服是毅自燕
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惟

此兩城尙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爲毅之賢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爲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爲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

成數莖鬢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蓋時之所尙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倣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爲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爲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爲人而已亦誰肯倣精勞神矻矻窮年爲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爲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嘗觀洪景廬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蘭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爲真本孰爲贗本

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眞贗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不容盡廢者與

補上古考信錄

唐虞以前初未嘗有繼世爲天子之事也有聖人者出則天下尊之爲帝聖人者沒則已耳其子孫皆不嗣爲帝也又有聖人者出然後天下又尊之無所爲繼亦無所爲禪也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殷而後有繼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齊桓之霸也僅一世而晉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繼霸而遂謂其前之亦繼霸也晉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閒有父子皆爲卿者而初不襲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厲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會老而子

海傳學案卷九十一
三五
變繼之而卿遂爲世及魯鄭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繼卿而遂謂其初之亦繼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

唐虞考信錄

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非賢聖也何以獨繼嚳而帝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以爲在嚳之後因疑爲嚳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卽摯之繼嚳亦未必然也且卽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君也乃其立後旣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尙得爲聰明執中乎曰然則堯何以得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眾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故孰爲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嚮風者爲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盡藉於

海傳星身卷九十一
三五
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卽不能有天下則羲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卽令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噲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而專之哉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故世所傳東晉古文尙書大禹謨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考之則殊不然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曰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是堯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與人矣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是堯舉舜之意卽欲以天下與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堯旣試舜欲與以天下舜讓不肯受而堯乃使之攝政也自舜卽位以後但記其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而禪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略之而不記乎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載言也典猶春秋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故堯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無不書者臯陶謨則但載臯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

事皆不列焉舜果嘗授禹以天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尙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於禹之言而采摛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據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又曰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獨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於舜之得人乃以禹臯陶並稱則舜禹之事與堯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蓋自舜崩之後天下諸侯皆歸於禹臯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遂受其朝覲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何者二帝之德難以爲繼禹謙不敢遂陟帝位與堯舜齊但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鎮撫之所謂天下歸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

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曰堯旣以天下授舜矣舜何爲不以天下授禹然則舜之聖將不逮堯乎且舜旣不授禹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惟堯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禮樂亦未興己不能終其事故舉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禮樂固已興矣初無所待於人之終其事也身沒之後聽天下之自歸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蓋堯之禪舜乃創千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曰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薦杜預以

清信學案卷九十一
三五
自代預既克吳不聞薦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畢而自擇代者
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
擇夫代者是臣侵君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堯
之使舜攝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
有二故堯以身後之事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舜沒後甫
十年而禹沒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沒而預以身後之事屬
之也哉

夏考信錄

世之論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韓子對禹問云堯
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
亂也又云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
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又云傳之人則爭未前定

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余按韓子之說以後世之時勢論之則當矣遂以此爲古聖人之心事則非也經傳之文多以堯舜並稱而禹常與臯陶稷契同舉書合堯舜事爲一典而禹與臯陶皆有謨禹之德未必遂與堯舜齊也益與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澤奏鮮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遠下於禹也然則益之視禹恐亦當如禹之視舜今因堯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益不得與遂謂禹爲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母乃以成敗立論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臯陶益亦稷契倫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爲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慮其爭則尤不可傳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獨欲傳之子天下必有議其私者矣不見吳光之弑僚乎故傳子之不爭論謁則

可若至夷末兄終弟及已三世矣傳弟則不爭而傳子則必爭此理甚易見也禹安得以傳子爲憂後世也哉若慮益再傳而致爭則啟之再傳亦何嘗不爭也羿澆之禍民生塗炭王嗣流離使益再傳而得賢者或未必遂至是卽不然亦不過如是止耳安見傳賢之不若傳子乎曰然則禹何以傳之啟抑禹傳之益而啟奪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固未嘗傳之啟亦未嘗傳之益也蓋自唐虞以前天下諸侯皆自擇有德之人而歸之天子不能以天下傳之一人也不惟無傳子者亦併無傳賢者獨堯以天下多難故讓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堯慮身後之爭天下而傳之舜以絕覬覦也堯之初意原非傳舜故舜亦未嘗以傳禹禹之不傳人何怪焉故舜以禹爲相舜之事畢矣禹以益爲相禹之事亦畢矣禹崩之後天

下之歸於益與歸於啟禹不得過而問之也天下不歸於益亦不歸於啟而別歸於有德之諸侯禹亦不得過而問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無以天下傳之人之事也自羲農黃帝以來皆若是而已矣若謂禹必傳之一人然後爲憂後世則包羲黃帝顓頊豈皆不憂後世者乎後人但見商周以來天子世世相繼遂以之例虞夏而以爲天子之後必當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傳於賢則傳於子以啟之繼禹而王也故遂以爲禹傳之啟於是乎有德衰之譏則不以爲禹傳之益而啟奪之於是乎有殺益之謗不則又以爲禹陽傳之益而陰傳之啟於是乎有以啟人爲吏之誣卽能尊信聖人如韓子者亦但以爲憂後世之爭故傳之啟而已其說雖不同而其失聖人之真則一也且啟繼禹而王亦僅一世止耳太康失國相居帝邱夏已降同於諸侯

矣有過之難厥祀遂殄適會羿浞淫暴民不歸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眾是以天下復歸於夏藉令少康僅屬中材或雖有茂德而先有聖人者出滅羿豷以安天下則少康不得復中興矣是故少康之興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嘗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帥禹天下歸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閒于天位者皆以惡終爲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雖庸主撫之而諸侯皆懲於羿豷而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無家天下之心縱使有之而唐虞禪讓之天下禹亦安能獨取而昇之於子孫至四百餘年也哉及至有商繼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適有伊尹之輔政太甲之自艾故復循夏故轍其後甫衰而卽

有賢聖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餘年至周遂爲一定之例而不可變然則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賢聖六七君與禹初無涉也故凡論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蓋孟子之智足以知聖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文未盡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當輕議也韓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爲禹傳之啟又以聖人不私其子復爲前定不爭之說以曲全之過矣嗟乎孟子亞聖也韓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猶不能取信於韓子況以余之愚陋乃獨排世儒之論而推闡孟子之說其亦可謂不量力矣

商考信錄

史記夏本紀云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乃作德諸侯皆

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儒林傳載黃生與轅固生爭論湯武事云桀紂雖失道君也湯武雖聖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過反因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誅爲湯武病余按爲是說者皆誤以湯爲桀之臣故爾而其實不然湯誓曰今爾其日夏罪其如台是桀固無如湯何也使桀果嘗囚湯商民安得日夏罪其如台乎湯誓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諸侯也使桀猶爲天下共主則當云割萬方豈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湯誓曰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湯之伐桀民亦有竊議之者也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義責之而反但言舍穡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

之朝覲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
囚之況受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
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爲天下共主湯安得
擅滅之桀旣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而不問乃束手以待其
伐己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
云也蓋三代封建之制與後世郡縣之法異而夏當家天下之
始其事又與商周不同昔者禹有聖德天下歸之啟能繼禹之
道則又歸之禹初未嘗傳之子也大康旣失德則民之視之猶
虞夏之視朱均耳羿浞迭起后相遠逃天下之無主已數世矣
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眾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當是時人
以繼爲適然非以繼爲必然也孔甲旣衰諸侯復叛韋顧昆吾
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侯畏其威力耳

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韋伐顧安然而無所疑桀亦聽之而不復怪何者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桀安能召湯而囚之夏臺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繼堯禹繼舜人以爲固然也適會禹有賢子閒兩世而又得少康后杼之孫天下附於夏者數世由是遂以傳子爲常猶齊之伯僅一世而晉之伯遂至於數世也然一姓之子孫必不能歷千百世而皆賢不賢則民受其殃必更歸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旣已傳子又必不能復傳之賢則其勢必出於征誅而後可故揖讓之不能不變而爲征誅者天也聖人之所不能違也雖堯舜當之亦若是而已矣聖人之道猶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潤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紆徐滢洄一瀉千里者水所遭之勢也水非有心於紆徐滢洄與一瀉千里也水不能違地故也以一瀉千里

之水爲有異於紆徐滎澗之水而優劣之者誣水者也以征誅
之聖人爲有異於揖讓之聖人而優劣之者誣聖人者也自戰
國以後楊墨並起而楊氏之言尤橫常非堯舜薄湯武毀孔子
以自張大其說一變而託於黃老再變而流爲名法是以史記
自敘六術之中有墨而無楊何者黃老名法卽楊氏也習黃老
者務以清靜無事爲貴故以堯舜爲擾民以湯武爲弑君習名
法者務以苛刻慘忍先發制人爲強故謂啟嘗殺益大甲嘗殺
伊尹以保其國桀嘗釋湯於夏臺紂嘗釋文王於羑里而卒亡
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殺戮耳豈顧其事之虛實哉司馬
談受道論於黃公兼通名法之學遷踵之而成書故其中多載
異端之說然觀轅固生之與黃生爭論則漢初儒者猶不惑於
楊墨但以景帝言諱伐放之事是以後此學者莫敢昌言明湯

武之受命耳逮至魏晉以後孤媚相仍遂公然借禪讓之偽訾
征誅之真而曲學阿世之徒從而和之相沿既久習爲固然雖
儒者亦不敢駁其謬反若爲不刊之論者然良可嘆也曰然則
齊宣何以謂之臣弑其君也曰齊宣之問亦爲楊氏邪說所誤
春秋傳中賢士大夫曾有一人之爲是言者乎然其所謂君臣
云者亦但就天子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爲食其祿而治其事
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
也正謂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謂之共主非謂湯武
親立桀紂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謂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
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義斷之而未暇詳申其說耳後儒惑於
異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實遂疑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誤矣嗟夫
世之陋儒斥楊墨爲異端而薄湯武以爲虧君臣之義不知湯

武之弑君其說乃出於楊朱而孔孟無是言也此無他不學而已矣

豐鎬考信錄

蘇氏云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爲非是余獨以爲不然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紂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賢臣尙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

賢臣已盡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爲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駢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爲大東方則奄爲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爲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卽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歧而
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者後人之所
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
尙多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
嘗稱稷卽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卽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
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
武也則曲爲之說曰孔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
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復能曲爲說則直
曰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而已孔子旣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
爲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爲紕
繆何者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
紂之死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又

何必強之事已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
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
光明之心也哉詳蘇氏之計畫皆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
所爲蓋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
膽之楚越也至謂紂見殺於武王則亦承史記之謬耳武王豈
有是事也哉張子厚云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爲君臣當日命
絕則爲獨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
爲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絕豈在一日
況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而奉之矣今日稱
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
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
耳武王早至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

日之閒爲天命去留之界也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蓋凡論周事者皆爲史記所誤而以文王之爲西伯專征伐爲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閒乃商政所不及及其寢昌寢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真古書之

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僞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尙書也則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姦宄於商邑而已而僞古文尙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矣泰誓則曰殘害於爾萬姓曰毒痛四海矣何者僞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觀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真可識而古書之真僞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爲名號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黜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不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

湯武爲罪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受誣也久矣

讀風偶識自序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尙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尙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尙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傳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爲之說而實

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真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

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尙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旣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

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旣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旣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旣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旣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

附錄

先生嘗謂大抵宋儒之說沿於漢晉諸儒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猶少而沿於劉歆王肅者頗多是誠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謹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漢儒以與宋儒角此不過因

幼時讀宋儒注日久故厭常喜新耳其實宋儒之說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漢儒安得盡是理但論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漢

宋之見也

豐鎬考
信別錄

先生嘗教陳介存曰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適如乎經而已

考信
附錄

陳介存致先生書曰大著辨古書之真偽析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雖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發蒙略辨黑白生平謁見所及一人而已

同上

陳介存曰先生服官六年未得大有所展布羅源上杭之治不知與陸清獻嘉定靈壽何如要之清風惠澤視古儒吏無愧至其辨偽書正謬說以明古帝王聖賢之道者雖有時與前人舊

解若方鑿圓柄之不可入而證以詩書之文孔孟之論則泯然
爲一而無復離合之迹真不朽之業天壤閒不可少之書也

行略

東壁家學

崔先生邁

崔邁字德臯號薜巖東壁弟幼穎慧年十二與兄同補諸生乾隆壬午復同舉於鄉性喜博覽有異書未見如負刺於背必求得之然後已好考究名人事蹟必辨其終始同異爲詞賦擬上林七發諸篇續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仿柳耆卿小詞名其橐日步柳集著有魏墟雜誌四卷魏郡瑣談二卷訥菴筆談一卷自訂其詩曰寸心知集二卷詞曰夢窗嚳語一卷文集一卷又有大名文存四冊大名詩存三冊尙友堂說詩一卷魏郡叢談金石遺文記略雜記三種未成書而卒

參考信
附錄

訥菴筆談

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等語皆想像郭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卽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蓋倣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濶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

書序云羲和溷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爲可疑蓋古文不足信而書序亦未敢以爲然也堯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溷淫又云羲和廢厥職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堯典乃命羲和欽

若昊天蓋義伯和伯也義伯和伯在國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
泗淫之義和必在國都者在國都何用以六師征之乎胤征巧
爲之辭曰泗荒於厥邑卽在其采邑而未嘗據地拒命則亦無
事於張皇六師也可疑二也泗淫之罪昏迷之愆廢之可矣刑
之可矣何用興師動眾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
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國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
之胤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書序無仲康字不著其時
史記謂當帝中康時唐志以爲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經世書以
爲征義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時日食而篇中
仲康不足以爲據也可疑五也蘇氏以爲義和貳於羿忠於夏
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謂以經考之義和
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

荒厥邑今經中亦全不見此意則亦工於猜度者耳說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異此時仲康不知實在何地安邑則號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則羲和黨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陳氏大猷曲說羲和所以當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也此說亦殊憤憤卽果如所言羲和之罪過於葛伯而湯於葛爲敵國仲康於羲和爲天子其理勢同乎否乎且謂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者書序之陋也觀孟子所言湯非以不祀征葛也爲其殺童子而征之也陳氏未讀孟子不足與辨也

讀孟子不足與辨也
夏王桀於
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耳四方諸侯之國彼不能暴虐也故湯誓數桀之罪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而湯

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數紂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
宄於商邑而僞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
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僞泰誓則曰毒痛四海此皆作者疎
妄而不顧其理之所安也

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爲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
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
其難於措辭故但爲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
譬若扶牆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此正
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爲真聖人之言也試使後世能
文之士代爲此篇其揣情度勢亦必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
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東壁弟子

陳先生履和

陳履和字介存號海樓石屏州人乾隆庚子舉人浙江東陽知縣先生嗜學好古爲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誤壬子在京師於逆旅中見東壁觀所著書數種卽請以師事先後盡刻其書著有遺經樓文彙

東壁交游

孔先生廣森
別爲驛軒學案

武先生億
別爲授堂學案

先夫主謝

謝汝好並舉案

其衣主亂森

亂森與神學案

東學交遊

歐蘇對文集

中良東學歸以善書蘇詩請以詞律夫終遠極其書善育

報武主習學致古急文卦卦論楚前入後趙王帝在京都神伏並

則風味字公亦善禱對百氣休入算劉與子舉人游耳東劉映

報武主風味

清儒學案卷九十七終